

八十卷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上我堂堂影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日，在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一、生、影、子、一、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被一時之筆墨。故當此筆墨之時，其色首有。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八十一

內容分類：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D8654000

索書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書能時將夢
二字想便
撰者相隨
卷八十一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金桂很實。級爲其才。貌。這出己上也。但。貌。不能辨而才則可認。宜曰不通。曉來分辨。

要說他不通。何待。講。究。香。菱。意。見。母。乃。迂。

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咱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金桂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於一篇詠詞中。摘出紅綃帳裏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無心。一偏有意。靈活關照。真有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輓詠餘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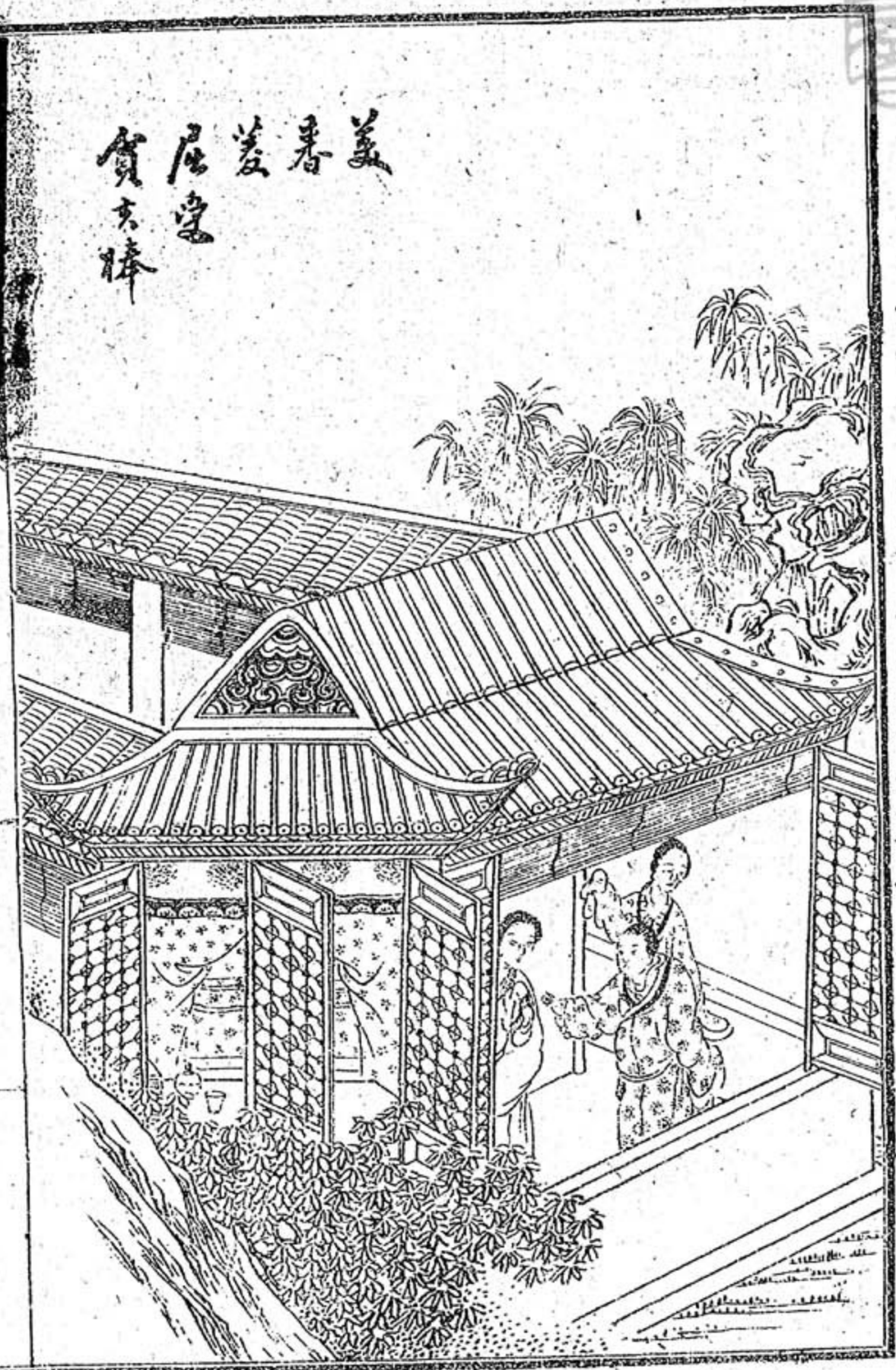
寶玉替香菱擔憂。是正射後文。香菱盼新人進門。是反跌後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賢。迎春嫁孫紹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寫。而金桂之不賢。已敘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尙未敘及。仍有次序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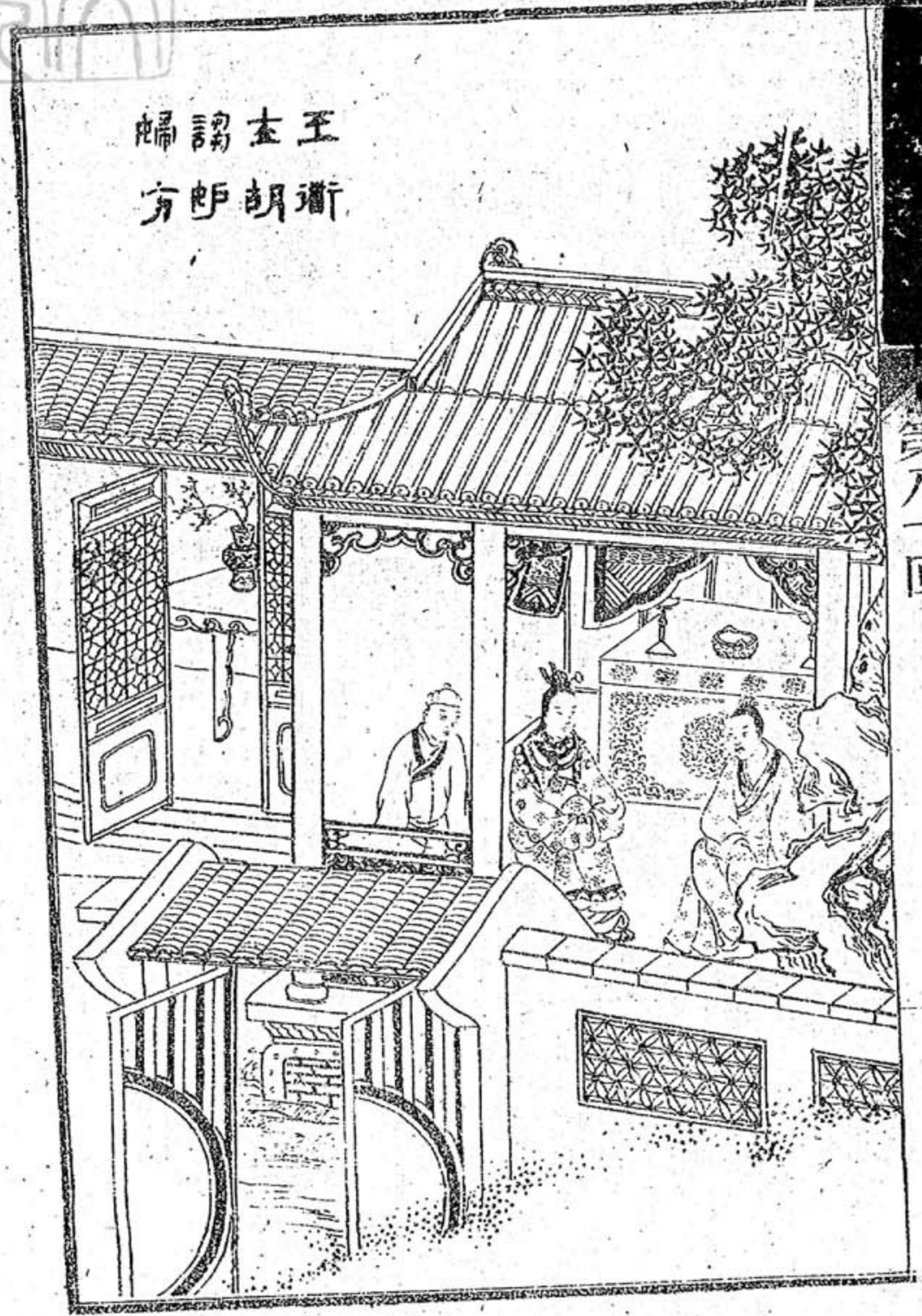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七十九終



美香菱居處
寶玉捧



王胡謔
方郎胡謔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其劣形容殆盡

的詩人口吻然對
金桂此語真是對
半彈琴
香菱自有其香當相
賞於風塵之外所說
者皆一縷清氣俗物
烏足以知之

寶繪一指騎龍者用
事矣向是架犬吠
罪可貫赦

偏要說不安就
多安那裏與你爭得許
金桂憤欲改名但既
改之後人終不知有
嫦娥花也不知有秋
菱也雖改益
寄人籬下如此可憐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子一扭，嘴脣一撇，鼻孔裏嚇嚇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裏？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頭，名喚寶蟾的，忙指著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道：「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安，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裏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

此是設辭前案具在
香菱真會說吾愛其
人吾惜其人

豈非寶釵真不在意
乃不足計較也

暴止輕浮四字便不
是婦人好好處
有其主亦有其僕

金姑... 善著見將
與王... 治尤二姐
此等... 異致吾不
知作... 何想出來
真... 口之文

你... 我... 到底
那一個... 不是奶
知之矣

以下專敘金桂作惡

今之不必以酒蓋臉
而被上腕者多矣

下一曲字妙下一場
字更妙

與鳳姐一樣轉手

不知蘆港是燥港

香菱百般竭力挽回
邪及薛蟠竭力奉承

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服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勝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頭寶釵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釵雖亦解事只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思著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釵我且捨出寶釵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我再乘他疏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釵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閒微醺又命寶釵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搭他的手寶釵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誤豁琅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釵不好生擎著寶釵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發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釵紅了臉出去一時安

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著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著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釵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中省得別人看著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越發大了膽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釵心裏也知八九分了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著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父母自小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分付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房裏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著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房裏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裏來取不防正遇著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

金桂佈置著實利害
而作者之筆亦達得

偏是此等人偏要撥
活畫出一個獸霸王

從此恨香菱者已深

便有許多事

惟其霸占是以稱霸
王也

寶玉聞之當放聲大
哭

這道思術院中
管推敲何嘗甘苦
樂之分不堪回首
憑你擺佈這幾天已
樂到手矣

鏡鏡法於馬道婆用
實寫於此處用虛寫
鳳姐受其害香菱
從旁受害同被妖
魔折卻不相同
偏要說是寶蟾惡極
明知薛蟠之必保護
也

偏不說秋菱偏句句
逼到秋菱身上去惡
而又惡

此等說法不知作者
如何結撰出來真是
稱一機像一機

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
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
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
手卻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與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意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
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倡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
三步兩步早早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蹤跡了于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
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
精光趕著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
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
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骯髒了再必是圖安
逸怕夜裏勞動服侍又罵道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了頭霸
占去了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
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擡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
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著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

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
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
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惹起病來
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運動療治不效眾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
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著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鍼釘在心窩
竝肋肢骨縫等處於是眾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腳的薛
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道何必冤枉眾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
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裏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
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
如今是天天跟著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肯
認依我說竟糴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了我沒什麼要緊樂得再
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著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
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一逕搶步找著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
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清

位不是姨媽偏護其
為人著實可信

難道竟要他治死秋
變不成惡極惡極

轉出此一番言語來
又令人不測那才不拍
案叫絕真是奇才

再欲矮之錘可復矮
矣

發怒而已

薛姨媽還有些攀索
卻句句中薛蟠之心
又句句刺金桂之耳

一級一擊一級一擊
於薛蟠大有口才至
聖尤為天下所希聞

王鳳姐尤二姐同
住亦是此意

此等人恐非理之所
能喻者

愈說愈非其事也愈
說愈妙其文也

此等惡婦吾恨不食
其肉而應其皮

真寫到十二分暢十
二分足
想是桃花星犯月孛
宮
附骨之疽如何療治
前生冤業只得喚聲
喚氣而已

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了頭服侍這幾年。那一點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占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著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裏。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不由他。不。著。急。越發著了急。薛姨媽聽了。金桂句句挾制著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占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魔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道。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占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自孤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著。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

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著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著。一。個。拉。著。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刺。誰。的。釘。但。凡。多。嫌。著。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也。收。在。房。裏。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裏。說。話。媳。婦。隔。著。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兒。女。滿。屋。裏。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躁。腳。道。罷。了。罷。了。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畱。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拏。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著。別。人。你。不。趁。早。施。為。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唉。聲。嘆。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啫。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偷。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畱。著。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畱。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乾。淨。寶。釵。笑。道。他。跟。著。我。也。是。一。樣。橫。豎。不。

在金桂處稱秋蕊既
跟寶釵仍是香菱矣
故至此復稱香菱純
乎史法

此等悍婦實古今罕
有

偏又遇見一個敵手

可謂雙股麻繩

悍婦驕態狀於何
寫出忽然想思
願來真匪克所思
寫得真悍發作者
真異想天開

以上暢寫薛蟠娶親
後大鬧至此暫結

以下接寶玉病愈出
門後寫起連敘迎春
嫁後事
何足為奇紛紛者眾
矣寶玉特坐井觀天
耳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暗寫一句府中近日
光景

寶玉出門竟隨老嫗
嫁到底失體

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裏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悲傷挑燈自嘆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證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噪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著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裏持刀欲殺時便伸著脖子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罵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沖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著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鬪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齧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胡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

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地裏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甯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為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裏流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會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這廟裏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顯赫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嫗和李貴等衛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嫗生恐他睡著了忙請了當家的老玉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著招牌

開口便新巧可愛

既一饒像一樣

神氣活現

丸散膏藥色色俱備。王爺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管。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子細肚子裏麪筋作怪。說著滿屋裏的都笑了。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裏。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我所鎔化的膏藥。從不拏進這屋裏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裏。就拏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甯神定魄。去寒去暑。化痰化食。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樣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如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了病源出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著。便貼得好。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

如果有貼妬膏藥則
買者擁擠不開矣何
待於問

以甘藥治酸病恐木
逢土剋越吃越酸
此等還是好方子今
用黃連黃柏等苦劑
實真味又不病苦劑
吃至死而除妙方
無過此者王一貼說
話有趣

自說藥假欲以著其
誠也而借誠以濟詐
其詐彌甚

著悄悄的說道。我可猜著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嚇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說道。這貼妬的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略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蜜蜜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著。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他嚼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閒著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正說之間。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備。寶玉方

可知做媒時所敘之
說有因

孫紹祖指迎春為老
子所買凡嫁女家紛
爭聘禮者勉旃無多
談
二姑娘為許多姊妹
中第一個忠厚老實
人竟受此惡冤惡報
道令人搔首問天

較老作事真無一處
不糊塗

嗚嗚咽咽吾不忍卒
讀矣
迎春之母姨娘前文
並未提及早死今於
此處補敘

以上結實玉還願並
迎春嫁後還家事為
一證

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
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酒家中
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養出來的。又
說老爺會收著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著我
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
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裏睡去。當日有你的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
著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著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
親。倒沒的叫。人看著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
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
日你叔叔也會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
不做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
有娘。幸而過嬌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
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裏安歇。迎春道。乍乍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
二則還記望著我的這屋子。還得在園裏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

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鬪牙鬪齒。也是泛
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
著解釋。又分付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
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了鬟等。更
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那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
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
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
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
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香菱改秋菱。秋字遠不如香字。可見夏金桂之不通。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
屈棒。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鳳之挑唆秋桐。是借劍殺人。夏金桂之甘捨寶蟾。是以新聞舊一樣行
為。兩樣心思。

紙人鎮魔。香菱受屈。為後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婦人諸病可醫。惟妬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療妬方。不是胡謔。是作者借
此詼諧。說透妬病。

金桂之潑悍。已寫得淋漓盡致。迎春之受折磨。必當明敘。故即於此回敘入。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美愈三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終



占旺相卯美
釣游興